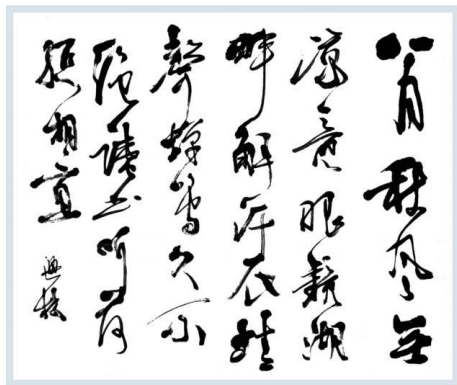


随笔三则

◎ 范洪义



(一) 夏天的一首诗、墨少与诗评

八月秋风无凉意，
眼镜湖畔解汗衣。
蛙声蝉鸣久不绝，
读书听荷总相宜。

这幅墨少是中国科大岳兴林先生在数年前随手录我的诗而写就，我将它置于高阁的书堆中，早已忘记。昨天整理书才重现，今年的八月热浪出奇得肆虐，很配这首诗的意境，故奉献给朋友欣赏。岳先生的这幅作品飘逸，如果请他再写一幅，可能不及此件了吧！

陈先生的诗评：这首诗绘制了一个沐浴在暖阳阳光下的静谧时刻，诗人在自然界的深刻观察与内心的哲思中寻找心灵的慰藉。

开篇“八月秋风无凉意”，描绘了一个并不寻常的秋日情景，秋风并未带来预期的凉爽，而是异常地炎热。这一句既设定了时空背景，也暗示了一种季节的非典型转换，秋意拂去的余温，象征着时间的流转与自然的不按常理。

继而，“眼镜湖畔解汗衣”轻描淡写地展现了作者的自在与放松。在这个温暖的秋日，湖畔成了避世的桃花源，作者在此解下汗衣，这一动作不仅是对炎热的直接回

汲取，一种自然美的感悟，二者在此刻合而为一，成为寻求心灵平静的最佳方式。特别是“听荷”，可能指的是聆听荷叶上水滴的轻落，或是细观荷花悄然绽放的瞬间，这些简单而深远的自然之声，为作者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心灵的澄澈。

这首诗不仅是对一个秋日午后的景致的描绘，它还展现了自然与人内心世界的和谐共鸣。作者在自然的怀抱中找到了心灵的小憩，而那些平凡的自然声响与简单的活动，则转化为了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与领悟。细腻的描述、深邃的内省，呈现出一种超脱日常、触及心灵的独特美感。

(二) “时有微凉不是风”的禅意

立秋已经过了近一个月，天还是酷热，肆虐着露天干活者，于是我想起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《夏夜追凉》句：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

对于此句，网络上有不少注释，大抵是理解为心静自然凉。而我以为此句有禅意，欲辨已忘言，因为我联想到禅宗六祖惠能在两人风动与幡动之争时，脱口而出是心动，所以杨万里的“时有微凉”何尝不是心入禅定的境界呢！入禅定比单纯的心静要修行

高，所以常人难以修得。

我的体会，写理论物理论文可入禅定境界，但这不过是有思维的禅，很辛苦劳累，心里盼望推导成功有好结果，尚没有空性体验，而杨万里的禅定层次就高，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，他的禅定如蜻蜓之立、稳健，也可如蜻蜓点水、脱俗。他能在泉眼无声与树阴照水的虚无中生出机，便是禅的真谛，我等学不到他！但是，他的另一首诗《书斋夜坐》：“酒力欺人正作眠，梦中得句忽醒然。寒生更点当窗里，雨在梅花欹欹边。”也是我做学问的写照。

(三) 究理论物理是化侠骨为柔肠

理论物理的公式是外刚内柔，看起来公式冷漠不可接近，实际上等你掌握了它，便觉风情万种，绰约多姿。你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与欣赏它。所以研究与推导理论物理公式，是一个化侠骨为柔肠的过程。这使我想起清末民初的国画大师马骕。其号邛池渔父，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上海美专的教授，除了擅长国画外，能在坚硬的竹骨上刻出柔美线条的人物（见下图），难能可贵。可惜当代人鲜有知道他的，当代的竹刻家也难与之比肩，所以我特地撰写这篇短文介绍他。



夏秋来 胡允/摄

科大的秋天

◎ 张斯伟

蓝天白云，艳阳高照，队伍大雁向南飞去，啊！秋天来了。少年班前和一教楼南的梧桐大道，微风过处，彩色的树叶纷纷落下，铺就了一层软软的地毯。踏在上面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悦耳动听，十分惬意。整个校园，落叶缤纷，潇潇洒洒，或金黄、或深红，色彩斑斓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秋天，是收获的季节。放眼望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泛着波浪的金黄色的稻子，向人们露出了骄傲的笑脸。玉米、大豆、花生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，合成了秋天特有的馨香，写成了秋天特有的诗行，奏出了秋天特有的乐章。

科大的秋天，更有它独特的华章。

万里挑一的学子们，他们怀揣着一颗炽热的心，从祖国各地，来到合肥，来到科大。

当他们看到学校大门上的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”几个字时，肃然起敬，自豪感油然而生，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念，有的还啪地立正，敬了个军礼。

为了他们，学校充分调动了各个部门、各个单位和众多志愿者的积极性，分布到各个角落，组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迎新团队。

八月底、九月初的这段时间，校园里彩旗飘扬，到处是欢迎新生的标语，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，一派欢乐景象。

尤其是新生及家长到校的那些天，校园沸腾了。

报到处、礼堂广场，一批批的新生和家长涌来，人山人海、热闹非凡。礼堂里面，人头攒动、井然有序。新生和家长，排队、报到、登记。工作人员尽量以最少的的时间，最快的流程，给他们办好手续，分流到寝室。

一位从东北来的新生及家长，汗流浹背，说：怎么这么热啊？合肥也太热情了吧！还有一位新生，录取通知书找不到了。

一家人急得团团转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一位工作人员见状，急忙上前说：不要急，慢慢找。在工作人员的疏导帮助下，最后，在一堆衣服的夹层里找到了。他们的脸上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报完到的新生及家长，满校园都是。他们这里转转，那里看看。或拍个照留念，或与路人攀谈几句，赞美声不断。

科大的秋天，收获不小。

首先是得到了新生和家长们的信任，他们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科大；

其次是天资聪颖，稚气可爱的少年班

孩子们，投入了科大的怀抱；

当然主体还是本科生，他们兴致勃勃，陆陆续续来到了科大，办理了报到手续；

还有研究生，他们是最后一个方阵。精神饱满，气宇轩昂。

他们的加入，给科大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期望。假以时日，他们必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科大，奋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。他们将成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，他们将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。

科大的秋天，收获满满。科大未来的秋天，令人充满遐想！

我们在政治学院住了三年

◎ 薛啸宙

看到一段小视频，说王朔的家在玉泉路解放军政治学院中，一下勾起我遥远的记忆，六十多年前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群学生（男生）曾在那里住了三年。

我把这段视频发给我的老同学，竟勾起“共同记忆”。舒泉声同学说：“一个背包和一个网袋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全部家当。八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，学习生活好不愉快”。吴安国、吴邦贤、李福利等同学回忆起不少有趣的细节，石道钧同学更是感慨：“那真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回忆”。

吴邦贤问我记不记得在解放军政治学院“蹭电影”的事。啊！记得记得，那时政治学院礼堂放电影（有时还是内部电影），我们男生经常溜达到礼堂门口，运气好的话会有人愿意将多余的票给我们，运气差的话就

只能等电影放到半场以后，门口收票的人“离岗”了，我们便堂而皇之进去看“电影尾巴”了。

1958年科大初创，很艰苦，虽有方方面面大力支持，但总还有不少困难，例如学生宿舍就不够，幸有一街之隔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鼎力相助，腾出两栋楼借给科大。我们大部分男生从1958年入学到1961年分专业去中关村，期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住了三年。

政治学院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宿舍楼，还为我们提供各种生活条件，中国科大的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在政治学院进行或开展的。我们第一届的开学典礼是在政治学院的礼堂举行的，五年后的毕业典礼也在同一个礼堂举行，老校长郭沫若请北京人艺的艺术家给全

校师生演出话剧《蔡文姬》，也在这个礼堂演出，我们的毕业照则是在政治学院的操场上拍的。

记得拍毕业照时，烈日当空，同学们站好位置，聂荣臻副总理、郭沫若校长和各级领导、老师就座前排，摄影师也准备好了，但迟迟不拍，原来陈毅副总理还没来，他当时还兼任外交部长，忙得脱不开身。天气炎热，不少人拿出扇子、书本、纸张来遮阳，聂荣臻副总理见状便交代校领导不等了，拍吧。摄影师一声令下，全场肃静。此时只见一辆轿车从学院大门驶来，陈毅副总理赶来了。气氛再次活跃，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

当时我正好排在靠中间，又在高处，其间过程看得很清楚。



此照片为聂荣臻副总理、陈毅副总理、郭沫若校长、郝文书记，中国科学院各级领导、专家教授、老师，与千余名中国科大首届毕业生合影。时间：1963年7月14日，地点：解放军政治学院大操场。照片很长，只截取中间一段，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。